

#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认知思维

唐春兰

(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内容摘要】从认知和思维的角度来看,李白的诗歌创作属于综合型的认知思维,体现出诗人对事物之间的隐喻、转喻、通感、移情的有机融合,以及对这个世界的非凡的认知能力。

【关键词】李白诗歌 认知思维 隐喻 转喻 通感 移情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0-0099-03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李白诗歌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现代社会,孩子刚牙牙学语就开始背诵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秋浦歌》、《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歌,音韵琅琅上口,意象对比鲜明,思维张扬跳跃。短短几行诗,却涵盖了时间和空间的多维张力,为读者的想象搭建起五彩的立体交叉桥,体现出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认知世界的能力。

## 一、四种认知思维:隐喻、转喻、通感、移情

认知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即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认知过程。“它是大脑反映事物一般特征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过程,也是大脑以已有的知识为中介,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象创造的过程。思维科学就是研究人的有意识思维的特点、规律、发展历史和人工模拟的科学。”<sup>[1]</sup>认知、思维和语言密切相关,语言是最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思维和认知的载体。

认知语言学的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其语言分析理论主要包括隐喻、转喻、通感、移情、认知框、心理空间理论、象似关系、认知语法等<sup>[2]</sup>。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转喻、通感、移情常被视为一种语言现象和修辞手段。而当今的认知科学认为,它们代表了主体认识、理解、思考、表达事物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欧美的隐喻研究开始呈现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趋势。众多认知语言学家开始把隐喻看做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一种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基本能力和手段。一直致力于隐喻研究的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而且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sup>[3]</sup>。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化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解释另一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sup>[4]</sup>。英国学者赖斯菲尔德等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有三种联想能力,即相似联想、邻近联想和对比联想<sup>[5]</sup>。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其基础是主体发现或创造相似性,是一种对事物相似性的研究。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相见欢》)中的月亮形状如钩是一种实体相似;“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杜甫《赠卫八处士》)中,将参星和商星之间不能见的关系隐喻友人之间的别易见难,是一种关系相似;“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王昌龄《塞下曲·其二》)中的风像刀子一样寒冷,是一种性质相似。

认知语言学发现,转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是用突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它部分,或用具有完型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sup>[6]</sup>。心理学将对整体的感知叫做完型感知。完型感知通过一系列原则对信息进行组织,其中接近原则和突显原则是转喻的认知依据。接近原则是指在认知上,距离相近的事物容易被看作一个单位;突显原则则是指人们的注意力更容易观察和记忆事物比较突显的方面<sup>[7]</sup>。

转喻的基础是主体发现或识别邻近性,是一种对事物的邻近性研究,通常以局部或特征取代整体。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杜甫《佳人》)中以“翠袖薄”替代佳人的衣衫单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中以鬓发斑白取代一个人的整体的苍老。

移情一词源于德语 Einflüßung,德国人立普斯(Lipps)将其用于美学欣赏,意为通过自己的感情移入或者通过内在模仿去欣赏一件艺术作品。“将 Lipps 之说与内模仿和而论

\*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助的“李白诗歌创作思维的认知研究”课题的一部分,项目编号 1B09—10。

\* 作者简介:唐春兰(1970—)女,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之,可见移情是客体对象的主体化、拟人化、情境化,又是主体情感的客体化、外在化、物质化。”<sup>[8]</sup>。也就是说,移情是将一个人的内在感情无意识地投射到一个审美对象或审美活动中。作为审美的对象,物的感情是人投射上去的,主体把情感、生命力灌注、移置到对象上去,使客观物象有了生命力,有了感情。反过来,客体对象亦反作用于主体。诗性移情必经“由我及物”,“由物及我”,最终“物我两忘”而实现“物我同一”的境界。移情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其前提是认知的多角度性(perspective)。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作品都是作者的情感达到“无我之境”,即“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的忘我境界的杰作<sup>[9]</sup>。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中的花和鸟,“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中的云和月,“羁鸟返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羁鸟”和“池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相见欢》)中的林花、寒雨、晚风,都被赋予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同时这些被人的主观情感感染了的自然景物又反过来衬托人的主观情感,使主客情感有机交融,合二为一。

通感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沟通,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从认知的视角看,通感是在两个或多个感官之间进行映射。通感隐喻是指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领域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的映射,也就是说感官中的某些特征从某一感官(称作源域 source domain)映射到另一感官(称作目标域 target domain)。通感是艺术的体现,它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物化的结果,它源自作者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细致的观察。通感又是审美的需要,它是信息的主体和所反映的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是主体从“以眼观物”发展到“以心观物”的必然结果<sup>[10]</sup>。“天河夜转漂回声,银浦流云学水声”(李贺《天上谣》)中作者用水声形容流云是因为云和水都具有流动性,这种视觉到听觉的转移使我们不仅看到流云的优美姿态,还仿佛听到它像流水一般的声音,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无论是隐喻、转喻、移情还是通感,都是主体思维方式的创造性体现,而这一切也是以个性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力为基础的。

## 二、李白诗歌创作的综合型认知思维

基于上述理论,以李白诗歌为例,谈谈李白诗歌创作的综合型认知思维。

李白的《静夜思》前两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从认知的视角来看,是隐喻、通感和移情的统一。明月光与地上霜既是基于相似联想的隐喻,又是视觉和温度的通感。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转喻。视觉上的月亮和诗人构成邻近关系,月亮和远方的亲人又构成邻近关系,月亮于是成了中介。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唐朝,月亮和亲人的邻近关系就形成了一个认知的整体,看到月亮就会想到亲人。此外,明月之近与故乡之远又是对比联想。整首诗移情入境,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情感交融,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春思》中的“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从认知的角度看,与《静夜思》是同构的。“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包含了隐喻

和转喻。“燕草”和“碧丝”是基于相似联想的隐喻,二者有色泽和状貌的相似。“燕草如碧丝”和“秦桑低绿枝”是对比联想,以相隔遥远的燕秦春天景物起兴,写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思念远在燕地卫戍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春天的景物成为中介,既与思妇构成临近关系,又与夫君构成临近关系,从认知的角度看,这是转喻。“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由开头两句生发而来,继续写燕草方碧,夫君必定思归怀己,此时秦桑已低,妾已断肠,夫君与思妇的感情产生共鸣,属移情。“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写思妇的心理活动,春风和思妇之间既有通感亦有移情。春风吹入了她的闺房,掀动了罩在床上的罗帐,看着这随风摇摆的罗帐,更加触动了思妇的情怀,由陌生的春风联想到秦地熟悉的夫君,春风撩拨的其实是思妇“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满腔柔情,实现了视觉到触觉的转移。以上两首诗都包含了隐喻、转喻、移情和通感的思维方式,同时综合了相似联想、邻近联想和对比联想,体现了李白综合型的认知思维。

《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两句从认知的角度看,包含了隐喻、转喻、通感和移情。从联想的角度看,包含了相似联想(隐喻)、临近联想(转喻)、对比联想(青丝与白雪)。人生像黄河之水一去不回,人生的青少年发如青丝,朝气蓬勃,暮年则白发如雪,沧桑悲凉,以上体现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系隐喻的思维方式。白发只是个体生命无情流逝、走向衰老的局部特征,白发凸显衰老,系转喻。同时,白发之色泽与雪之冰冷构成视觉与触觉的通感。同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的主观感情亦转移到浩浩荡荡的黄河之水、为白发悲叹的高堂明镜、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白发等客观事物上来,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客观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属移情。“钟鼓馔玉”指的是富贵人家的生活,古时大贵之家宴饮时,鸣钟列鼎,美食如玉,歌舞助兴,“钟鼓馔玉”以及“五花马”、“千金裘”都有凸显富贵之义,以局部替代整体,系转喻。整首诗也包含了隐喻、转喻、通感和移情,综合了相似联想、邻近联想和对比联想,反映了诗人的综合型认知思维。

《长相思(其一)》中的“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几句属移情和通感,这里的络纬、霜、簟、孤灯、月和诗人的主体生命与情感融为一体,已分不清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产生了物我两忘的艺术效果,同时络纬的啼叫、秋霜与簟色的寒凉、昏暗的孤灯、诗人的相思之苦又构成听觉、触觉、视觉上的通感。“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的美人与花是基于相似联想的隐喻,后两句是对比联想,三句合到一起又是移情,美人、长天、绿水三者主客相融,形成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也是一种基于相似联想的隐喻,以天长路远不可到达隐喻相思之苦不得相见,体现了诗人以具体事物表达抽象事物的能力,同时梦魂与诗人构成邻近关系,系基于邻近联想的转喻。“长相思,摧心肝”中以“心肝”凸显诗人相思之苦,也是转喻的思维方式。整首诗从认知的角度看,仍然包含(下转第103页)

这一切都说明明清时期,由于时事的变化,道教并没有完全将宗教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并没有完全抛弃开这个现实人生,道教对神仙的向往,是缘于现实的过于黑暗,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兼济于世与理想无从实现的一种寄托。不可否认,道教文化总是极力描写一个个超凡脱俗的仙境,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道教因不满于黑暗腐败的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而产生的全身远害、独善其身的消极避世思想。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激励人们摆脱现实,一味去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仙人生活,而是扎根于现实之中。

当道教与文言梦幻小说相结合,其所承载的意蕴反复出现于不同时代的文学中,在不同的时代生发着情节类似而意蕴不断翻新、不断充实的故事时,说明这道教文化的内在意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

心理之中了,而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在运用这道教故事类型进行创作时,又融入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把创作者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感悟投射其中,因此使得这一故事类型亦能体现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这也是只有道教色彩的梦幻度化故事常读常新、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2]丁万通著.人生如梦——亚欧“黄粱梦”型故事之比较[A].陈建宪,黄永林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3][台湾]张汉良.《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A].温儒敏.中西比较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上接第100页)了隐喻、转喻、移情和通感,体现了诗人的相似联想、邻近联想和对比联想,体现了诗人综合立体的认知思维,所以读来荡气回肠,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产生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除上述例子外,诗人的综合型认知思维在以下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如《月下独酌》、《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金陵酒肆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渡荆门送别》、《送友人》、《听蜀僧睿弹琴》、《子夜吴歌》、《夜宿山寺》、《独坐敬亭山》、《古朗月行》、《玉阶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等,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作品的认知思维不再详细阐述。

从认知和思维的角度,重新审视李白的诸多作品,从诗歌语言所构建的简单意象和基本逻辑出发,深入到诗歌创作主体的思维层面,我们发现李白的诗歌创作属于综合型的认知思维,体现出诗人对事物的隐喻、转喻、移情、通感的有机融合,以及对这个世界的非凡的认知能力。这也是李白诗歌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朱长超.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2:915.

- [2]沈家煊.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序)[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4.
- [3]Lakoff G,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13.
-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8.
- [5]Nesfield, J.C. & Wood, F.T. Manual of English Grammar & Composition[M]. London &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64.
- [6]Lakoff G,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7.
-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53.
- [8]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220.
- [9]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社,1980:180.
- [10]汪少华.通感.联想.认知[J].现代汉语,2002(2):187.